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18年第24期·总第720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德国问题研究所·《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主要信息

新一届黑绿联邦州政府成立

西方的衰落

后默克尔时代：请对未来抱有更多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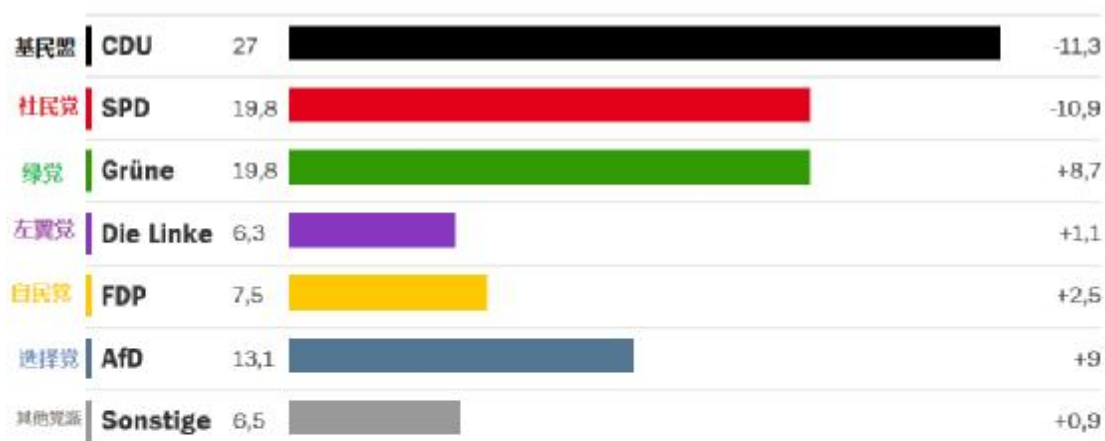
德国近期大事（12月10日～12月25日）

新一届黑绿联邦州政府成立

编译自《明镜周刊》与《南德意志报》网页版报道

圣诞节前夕，德国黑森联邦州的基民盟和绿党在黑绿继续联合执政协议及其附属协议上签字，延续了2014年开始的黑绿联合政府。2019年1月，该州还将进行州长人选的选举。前任州长博菲（Volker Bouffier）连任的可能性较大。

10月28日黑森州议会举行了大选。选举结果最大赢家是绿党和右翼民粹党德国选择党（AfD），分别获得19.8%和13.1%的选票，绿党得票率比上一届增加8.7%，而选择党则增加9%，一举打入议会，斩获19个议会席位。此次两党的表现均超过了去年的联邦大选，进一步呈现蒸蒸日上的势头。两大传统政党基民盟和社民党的得票率延续了去年联邦州大选惨败的基本态势，虽然基民盟保持住了该州第一大党的位置，社民党与绿党并列第二，但是分别丢失了11.3%和10.9%的选票。也就是说，德国政党生态的变化正快速传递到联邦州层面，即传统大党衰弱、小党崛起、碎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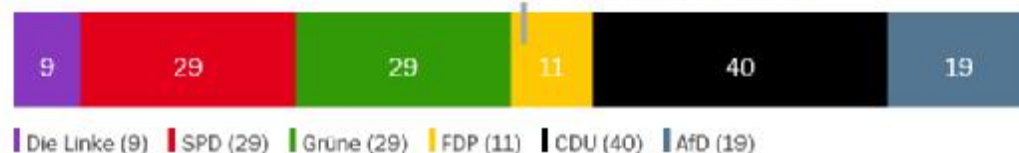


Sitzverteilung 议会席位分配

Insgesamt: 137

总数: 137个

Mehrheit: 69 Sitze 多数席位数: 69个



2018年黑森州议会大选最终结果

（截图来自 www.spiegel.de）

由于这次大选后党派力量发生明显变化，绿党将在新一届州政府中获得更多部长职务。此前该党只有经济与交通部长阿尔瓦茨尔（Tarek Al-Wazir）和环境部长欣茨（Priska Hinz），现在新内阁的职权分配如下：

基民盟	绿党
州长	副州长
州总理办公厅长	经济、能源、交通与住房
欧洲、联邦参议院和在联邦的全权代表	环境、气候保护、农业和消费者保护
数字发展	社会与融入
财政	科学与艺术
内政与体育	
文化	
司法	

虽然在选举前，基民盟最理想的合作伙伴是自民党，可是自民党得票率太少了。而与社民党联合则可能意味着双输，因此基民盟最终还是愿意和在政治光谱中与自己相反的绿党联合执政，甚至在两党党内关于黑绿联盟的表决中获得了高度统一的支持率。副州长、绿党人阿尔瓦茨尔称，两党执政协议体现了“理性和热情的精神”。除了两党内部，最容易产生对立的利益集团大多数也表示赞同，如工业联盟、工会联合会、农民联盟、环保、女权和教会联盟等等。这般和谐景象在五年前黑绿第一次联手时还无法想象。但是黑绿两党在议会的席位数总和 69 席，仅比议会半数席位数多了一个，这显然给 1 月份州长选举和未来五年的执政带来不确定性。

那么新一届政府面临的现实执政环境又是如何呢？专家和政治人物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宏观经济方面，今后五年经济不会像近几年这样景气；州政府从联邦层面和本州获得的用于实现选民所愿项目的税收也不会很充裕；失业率也可能回升，用于社会团结的公共资金或将短缺。另一方面来看，右翼民粹党选择党进入议会，也将给新政府带来挑战，更何况，选择党将最容易从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中获益。

新的联合执政协议长达近 200 页，标题为“用态度、方向和团结在转型中突破”。新政府不仅需要在城市，更要在乡村增强社会凝聚力。协议中的重点有以下方面：

第一，内部安全。未来五年将新设 1000 个警察岗位。在“特别危险的地方”加大力度安装视频监控装置。

第二，对避难申请人执行更为严厉的规则。难民申请人将从州一级机构被安置到首次接收地。原则上，所有难民都应该尽可能分配到地方。不遵守规则者必须留在首次接收地或者从那里遣返。

第三，教育。推进扩建全日制学校进程。目标是确保 7:30-17:00 点之间能提供可靠的教育和托管服务。小学生必须增加一个小时的德语课。“先听力后书写”的方法将从教学计划中取消，因为这个方法不利于教会孩子们学习良好的正字法。

第四，住宅。住宅议题未来归经济部负责，将来要大大推动住宅建设。计划将为 6

万人新建 2.2 万套住房，从 2019 年至 2024 年增加社会福利住房建设促进资金 17 亿欧元。新政府承诺，每一项社会住房建设的资金申请都会批准。地方政府将获得新刺激性政策来增加建筑用地。

第五，高校教育。新政府将增加教授职位以促进高校教学。计划第一阶段将有 129 个应用科学类教授职位将取消期限，另外在高校中增加 300 个岗位。

协议中很多内容还只是一些想法，必须在实践中证明其有用性，比如：对医学生规定“农村医生配额”或者将难民驻地有犯罪行为的难民遣返。协议还有些内容比预期制定得更为具体，甚至在黑森州之外造成头条效应，比如：拒绝新基因编辑技术“基因魔剪”（Crispr-Cas）；发放所谓的“黑森护照”的想法，让低收入人群在全德国免费享受公共文化与休闲服务。有批评认为，莱茵-美因地区正是房荒严重地区，新政府这一目标显然还不够。仅法兰克福一地，在未来几年对房屋的需求就比计划新建房多一倍。

基于上一届黑绿政府的联合执政经验，加上两党基层对新一届政府的认可，基民盟与绿党还是非常乐观地展望明年 1 月 18 日正式开启的新一轮执政。

西方的衰落

编译自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网站文章

当前不绝于耳的说法有：不安全的时代、身陷危机的世界、濒临崩溃的西方。费舍尔（Joschka Fischer，绿党）、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社民党）和约菲（Josef Joffe）各自出版的新书仅给大家提供了部分乐观的理由。

费舍尔和加布里尔是德国前外交部长，分别出版了新书《西方的衰落》和《世界政治的时代转折》。对于这两人而言，历史再次来到一个岔口：旧世界及其秩序瓦解，新的世界秩序初现端倪，但对其具体形式还只能进行猜测。他们两人认为欧洲正处在十字路口：要么欧洲人能在一个并不舒适的新世界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要么欧洲失败、欧盟解体、欧洲民族国家成为崛起大国的棋子。欧洲人只有团结才能塑造新世界，而不是被塑造。

费舍尔的书从标题看就是一本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的书。他在 2014 年出版的书《欧洲将会失败吗？》仍以问号结尾做标题，今年的新书则讲到跨大西洋的西方及其规范的败落。费舍尔将 2016 年视为命运之年，这一年英国公投决定退欧，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他用灰暗的眼光审视将西方不断逼进危机的力量和驱动力。这个危机是全方位的。费舍尔写道：“西方民主当前正越来越遭到由内及外的质疑，西方作为整体、作为自由和作为自由政治文化的担当也承受着外部的压力，而不得不因衰落而抗争。在自由民主的西方和反民主、威权的现代化模式之间出现了新的意识形态之争。”

在外部，费舍尔认为西方最大的威胁是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不再成为最后的全球秩序维持力量。美国不再愿意付出领导角色的代价，不再愿意为维护西方自由制度而投资，这一制度是美国自己在 1945 之后创造的。相反，特朗普政府开始大规模破坏这个制度及其基石，如自由的世界贸易。费舍尔没有将特朗普当选视为美国历史中出现的运行事故，而是视为美国自我认知深刻转变的一种表现。他认为特朗普之后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他指出“欧洲的被动性”要承担美国新政治的很大一部分责任，因为欧洲人多年以来习惯“天经地义地享受跨大西洋的避风行驶便利”。

没有美国作为制度的保障，世界将形成一个领导力真空，它让西方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费舍尔建议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伙伴们，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增强军事能力、更合理分配压力，让美国在未来仍然承担全球秩序政策的责任。费舍尔知道，欧洲战略自治的方案在实际中是多么站不住脚。他认为，新的世界秩序的中心在亚洲和太平洋，特别是中国。21 世纪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國是否能和平地崛起成世界强国、接替美国的位置。他书中的另外部分讲到了中国的崛起，如他所称是“在数字基础上的列宁式现代化”。对于欧洲，中国影响力的增强存在这样一个危险：欧洲可能在“跨大西洋主义和欧亚大陆”之间被碾磨。

他并不看好欧洲：在新的世界，欧洲人必须依靠自己。但是欧洲人口因素并不利，在数字革命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也裹足不前。同时新的民族主义的毁灭性力量在欧洲抬头。西方民主无法通过维持现状而让人满意，也无法适应民族主义崛起的趋势。欧洲需要更多新的欧洲“大叙事”。这样的叙事如何弥补巨大的鸿沟，费舍尔本人也不知道答案。

他冷静地判断当前欧洲一体化推进的可能性。他认为，鉴于欧洲各国对一体化出现的倦怠情绪，通过将主权进一步让渡给布鲁塞尔的欧盟机构来推进一体化在近期是不现实的。最好的方法是在短期内推进自愿的核心国家集团的形成，即双速欧洲，虽然这个方法也并非理想之举。费舍尔认为核心国家集团应该在欧元区接受德国和法国的主导。

需要警告本书读者的是：贯穿费舍尔这本书的红线是世界末日的基调，可能太压抑。尽管如此，作者非常清晰地提醒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很值得一读。其最大优点是对当前危机的总括和对地缘政治变化的分析。因为费舍尔说得没错：西方所处境况自 1945 年来从未如此严峻。不过这本书和其他很多同主题的书一样存在一个危险：他们把西方写得如此消沉，暴露出自己的弱点，那么这和那些认为西方民主不再是合乎时代的政府形式的人也没太大区别。适当的自我批评与将西方崩溃作为自我满足的预言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

加布里尔的新书《世界政治的时代转折》探讨的是失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德国战后秩序的基本支撑点被深深质疑。加布里尔比费舍尔更为详尽地探讨了德国及其在欧洲的角色话题。他也将自己作为经济部长和外交部长时期的个人轶事用来点缀书中的叙事，这增加了本书对读者的吸引力，让阅读变得轻松。

加布里尔判断政党体制出现转变、技术转型突飞猛进、世界无序让西方及其制度坠入认知危机，另外还有移民、人口和未来劳动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社会挑战。这些都被放在“特朗普的美国作为流氓超级大国”、中国崛起以及威权、民粹主义政府力量增强的大背景之下。加布里尔在书中的基调没有费舍尔那么灰暗，但是他的许多分析却很相像。这两位前外交部长都批评德国缺少战略文化和战略性讨论，认为柏林对未来在内政和外交对德国提出的要求没有做好准备。

在判断俄罗斯角色的问题上，两人的判断有一些有趣的差异。费舍尔认为普京领导下的复仇主义的俄罗斯是欧洲在安全政策上最大的威胁，而加布里尔则认为自己在俄罗斯话题上的观点比较“积极”。不过，让人并不意外的是，他对俄罗斯想成为“邻居、伙伴和对手”、“北溪 2”项目是否让两国关系靠拢却带来巨大变化这两个问题上还很摇摆。他认为普京“尽管有很多与欧洲作对、让欧洲失望的地方，但对德国和欧洲仍然是感兴趣的”。

加布里尔的论述中有些新的观点，他在关于俄罗斯的章节中认为，目前没有“真正让人信服的证据”可以反对北约在波兰、波罗的海地区和东欧持久地、在未来更加广泛地驻军。他呼吁德国“对北约在中东欧的防御能力给予合适的财政投资”。加布里尔这样的立场会让读者感到迷惑。因为如果俄罗斯正如他所说对欧洲和德国感兴趣，为什么他还宣称，欧洲和德国需要加强东部的军队部署？

加布里尔在书中抨击德国当前的政策是“短距离传球”。他认为德国错过了很多时机，那些老资历的部长和政府成员都要为此负有责任。在欧洲政策方面，加布里尔属于公开反对德国甘愿作欧盟净支付国、要求更多投资的少数几个德国政治人物之一。他在书中不厌其烦地强调，如果想要欧盟未来有前景，德国必须更多（不仅仅在财政上）投资欧洲。

德国《时代周报》发行主管约瑟夫·约菲的书《好心德国人》关注的是，今天的德国多亏了自由主义的国际体系，而这个体系正陷入危机。他描述了战后德国如何从满目疮痍变为从未有过的最好状态的德国，它“自由、民主、能抵御危机、稳定”。他也展现了西方当前出现的各种危机，但是与费舍尔和加布里尔不同的是，约菲很淡定。即使右翼民粹党德国选择党在 2017 年德国联邦议院大选中大获全胜，他还是认为德国人的内政在“西方主流中心”是稳定的。

后默克尔时代：请对未来抱有更多兴趣

编译自《时代周报》网页版评论文章 2018年12月23日

德国的经济还在依赖过去辉煌的成绩。政治家们对未来30年没有计划，德国人害怕变化。这样后果很严重。

默克尔的离开对于政治文化是一个机会。不过这个机会具体在哪里呢？默茨和斯潘没有成为基民盟主席，这给德国点燃了希望。他们两人都想竭尽全力以与“默克尔时代”切割作为自己唯一的特色。卡伦鲍尔在党代会的竞选演讲中则饱含热情描述了一个从1981年开始就一直让她兴奋的基民盟党，她认为基民盟是一个“用勇气和乐观主义，用对未来的兴趣和自己的思想获得影响力”的政党，“它把所有政治阵营的人都拉到了中间阵营”。如果“对未来的兴趣”背后还有更多的能量，而不仅仅是某次党代会的战略，那么这对于德国是好事。对未来有兴趣的人需要未来图景、需要目标、需要不能安于现状。

作为保守派政党，基民盟不能成为保守分子，默克尔在她的告别演说里警告过。鉴于全球面临的挑战，它不能太多拘泥于过去。在以前的德国，变化总是被视为问题。在一个高度碎片化的媒体世界，每一个小噪音都很快被视为是根本性问题。我们社会充斥着一种所谓的“FOMO”现象（Fear of missing out，唯恐错过），即非常担心错过社交互动性。每个人都必须或者希望不断对每件事情摆出立场：经济方面的恐惧感、全球化、环境灾难、移民。现在德式恐惧早已经是一个催人上进的词，它可以让人疯了一般四处奔跑，追求新的创新思想。这似乎是件好事，可实际并非如此。它让我们徘徊在过分谨慎的碌碌无为和心怀恐惧地寻找替罪羊之间。

德国尽管面临很多挑战，但仍然是一个过得不错的国家。我们的经济依然可以依赖过去扎实的成绩。我们很多人异常坚信，当前时代的转变只是临时测验，经过测验我们会变得更强大，否则我们不会有丝毫改变。所以也不奇怪，当前缺少一个对未来的强大叙事，缺少一个我们希望是什么或者将成为什么的清晰且包容的社会愿景。

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任初期为现代社会描绘了一幅充满希望的图景。他将欧洲统一和一体化，特别是在捍卫我们的价值观、保护我们的竞争力方面，又重新摆上议事日程。即使当时马克龙似乎错误地估计了自己，不过他从根本上明白，数字时代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不能割裂开来考虑。社会和平依赖富裕和公平，依赖成功的经济和一个在全球有行动能力的一体化的欧洲。马克龙呼吁大家一起重塑欧洲，这显然没有唤起默克尔的热情。不过现在在默克尔宣布即将告别政坛和欧洲议会大选之间，又出现了重新探讨这一话题的契机。

无论怎么强调都不够的是：数字化、社会公正和生态是21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挑战。如想防止出现以数字化分野的社会分歧、避免不同生活世界的剧烈碰撞和社会不公加

剧，那么所有政治行为都应该面向这三个主题。分享和增长必须成为具有最高优先级的数字政策的基础，而这样的数字政策只有欧洲的合作才能成功。为此，我们必须现实地为这样一个时期做好准备，在这个时期里，欧洲重要性面临消失的威胁，欧洲同时要为防止出现这一趋势而奋斗。

默克尔也真正认识到，基民盟不能将自己与身份政治隔离。基民盟是其选民将其政治意愿通过政策措施释放出来的通道，它是选民的价值、方向和身份的投射。默克尔在人事政策方面所做的就像人们一直以来认为男人会做的事情：她提拔和自己同类型的政治人物，他们务实、理性、不虚荣、自律，没有过分的求名欲望。他们有时候是女性，或者是具有移民背景或者因教育而发达的人。所有这些导致了话语的开启、导致了立场的多样性增大，特别是涉及对未来期望方面的立场上。

作为企业界人士，我们要说明的是，注重同质性的企业在中期会遇到问题，因为他们无法再为客户分散的需求服务。政治界同理。一个想成为“全民党”的政党，至少必须尝试认识到 21 世纪的范式转换。

一个转变中的社会需要将判断力和叙述力统一起来并且根据 21 世纪的需求设置优先性的人才和机构。他们不仅要能够令人信服地治理，而且愿意用“勇气和乐观主义、用对未来的兴趣”共同塑造未来。作为企业家、公民、父母、单身人士、消费者、生产者、千禧一代、欧洲人，我们期望政治界具有引领的态度，以抗衡当今时代的悲观主义和听天由命之心，政治不是发誓回到过去的神话中，而是用热情和能量为未来而奋斗。

政治任务在于用冷静的头脑和幽默构建我们未来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框架条件，并在这个框架中留有自由空间。没有政治措施能让数字资本主义中日常生活文化和知识的深度经济化回头。没有哪种政策能不经过任何变动就让过去 30 年重现。无论如何它至少需要对今后 30 年有具体设想。

德国近期大事（12月10日～12月25日）

12月12日 欧洲议会同意与日本达成自由贸易区协议。从明年2月起，超过90%由欧盟出口至日本的商品将免去关税。预计在协议过渡阶段完成后欧盟出口商品每年可免去高达10亿欧元关税。

12月13日 欧洲法院于裁定，德国现有的广播电视费不违背欧盟现行法律，其强制性的收取方式也可保留。

12月13日 联邦议院决定至2022年将向各联邦州提供55亿欧元资金，用于改善全国各地幼儿看护条件的不均衡，提高幼儿看护质量。

12月19日 德国内阁讨论并通过了修改对外贸易条例，加强对外方在德国投资审查，降低德国政府介入审查关键领域外方投资的门槛。根据新规，对涉及德国国防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企业在被欧盟以外资本收购时，收购股比只要达到10%，联邦政府就能介入进行审核。

I 德国内阁会议就通过了法案。通过两个新法案，《专业劳工移民法》（Fachkräfteeinwanderungsgesetz）和《就业容忍法（Beschäftigungsduldungsgesetz）。

12月21日 德国最后一家硬煤矿关停，标志着德国长约200年的硬煤开采成为历史。2007年来德国硬煤进口甚至呈上升趋势，如今已成全球主要硬煤进口国之一。2017年德国褐煤与硬煤发电分别占德国总发电量的22.6%和14.4%。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10日、25日出版
2018年12月25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朱苗苗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